

# 民主台灣

FROM: OSDMT  
P.O. BOX 53447  
CHICAGO, IL.  
60653. U.S.A

Nonprofit Org.  
U. S. POSTAGE  
PAID  
CHICAGO, IL  
Permit No. 3293

TO

## OSDMT ORGANIZ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OF TAIWAN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通訊第 15 期

### 目錄：

- 最長的一日 林南窗 (2)
- 萬方有罪, 兇手無恙 司馬亮 (5)
- 國民黨下一步要做什麼? 宜蘭人 (7)
- 台灣-自由新聞的堡壘 荆而恭 (9)
- 台北之窗 亞洲人 (11)
- 我的朋友 - 張富忠 新土 (12)

### 編者的話：

高雄事件、美麗島人士大審、林義雄家血案是本期的主要內容。  
 國民黨下一步要做什麼?一文, 分析了國民黨何以要鎮壓美麗島人士的原因, 並預測整肅美麗島人士只是剷除黨外勢力的第一步。  
 萬方有罪, 兇手無恙一文, 拆穿了國民黨的種種障眼法, 分析了兇案的背景及案子不可能破的原因。  
 台灣-自由新聞的堡壘一文, 指出把報紙當法庭, 記者成了法官, 是台灣新聞的特色, 美麗島事件正是他們發揮想像力的機會。  
 「亞洲人」是黨外刊物全部被禁之後, 今年二月獲准出版的黨外刊物, 僅出兩期就被查禁。本期轉載了此刊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追求民主的熱情, 不因種之恐怖氣氛而有所減退。  
 本期因為稿擠, 較無時間性的文章, 移到下期再登。

# 最長的

# 一日！

林南園  
亞洲人雜誌第二期

林律師再也聽不到三個女兒的合唱了。恐怕奕均的獨吟，也要含着淚水才能聽下去。二十九日晚上，林律師在友人陪同下到仁愛醫院去探視病床上的女兒。林義雄爲了要以欣喜的笑臉面對奕均，在進入加護病房以前，先在護士休息室，抽了一根煙，等了將近十分鐘，強作鎮定，方始進入病房。

以後餘生的小孩一看到爸爸，高興得眼睛亮起來。林律師愛憐的撫着相依爲命的奕均，低低的說着：「爸爸對不起你們，爸爸原來希望帶給你們幸福，讓你們快樂樂的長大，沒想到反而害了你們，爸爸對不起，請你原諒爸爸。」

小孩定定的看着父親，用微弱但是堅決的聲音說：「我要像爸爸一樣勇敢。」

大人的眼淚一下子流出來，小孩却安詳的微笑，一張小臉上溢滿了信任的神采。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軍法處要開調查庭，林太太和秘書田小姐一早匆匆的趕去景美。老太太已經出門買菜，奕均不久也上學去了。

林律師自從當選省議員以來一直專心政治上的事情，律師的業務幾乎都停了。幾個月前才花掉半生積蓄，重置事務所，準備重新開業。沒想到他在去年底被收押，家境立刻拮据起來。林太太強忍着悲傷，到一家貿易公司當會計，而老太太也每天幫人燒飯，賺錢貼補家用。

老太太總是十一點多出門的，當時林義雄太太和一些家屬正在軍法處憂急着調查庭不能完全公開，又想起兩個稚齡的小孩留在家裏，便撥了個電話回去，沒有人接。林太太擔心起來恐怕孩子溜出去玩，要求田小姐回去一趟。正亂着，却宣佈退庭了，律師們走出來，大家一起去吃飯，菜上得很慢，等田小姐離開時已經一點二十分了。

田小姐昨晚睡得很遲，又累了一上午，直想趕快到林家大睡一覺，公車顛顛跛跛的，下了車都快二點了。她拖着疲憊的身子穿過巷道，天上還有些許陽光，到家，掏出鑰匙推開鐵門，又「碰」的一聲關上。客廳裏靜悄悄的，她喊「奕均、奕均」一邊向臥室走去，一心要倒上床去，痛快的睡一覺。

主臥室的門開着，小奕均卷曲在床上，眼睛半閉着，大概玩累了。「奕均，奕均，起來吧，你吃飯了沒有？」田小姐一邊輕輕的推她，一邊喚着。

奕均微微地睜開眼，虛弱的說：「阿姨，不要搖，我很痛，我受傷了。」「什麼！」田小姐嚇了一跳，看看她卻沒有跌壞的樣子。「奕均，你那裏痛，是怎麼了。」「有小偷拿刀子從我的背上刺下去，阿姨，我好渴。」田小姐低頭一看，驚得呆了，小奕均的學生服背上刺破了，裏面的白毛衣都翻了出來。「奶奶呢？妹妹呢？」「我不知道，阿姨，我好害怕，你不要走。」「奕均乖，阿姨不走，阿姨倒水給你喝。」田小姐一邊大聲講一邊跑出去倒水來，拿手帕沾濕了擦小孩的肩，又跑出去看對面雙胞胎的房間空着，趕快推對面奕均的房間，推開了，一眼看到紗窗被扯壞了，棉被堆在牆角，奕均的書包沾了血迹也掉在那兒，她急得又出去推隔壁奶奶的門，門鎖着，她用力撞，踢，門一下蹦開，奶奶不在裏頭。

奕均又呻吟了「阿姨、阿姨，你在那裏？」「奕均，不要怕，阿姨打電話，一下子就好。」田小姐撥電話給警察局報案，又打給她爸爸，爸爸教她送她去醫院，她沒有帶錢，打給幾家醫院都沒有救護車，打到一一九，救護車說馬上就來。

「奕均，不要睡着了。」田小姐打了電話又趕快跑回臥室。「奕均，小偷怎麼來的。」「我不知

道，是一個人開門的，他手上拿一把刀。」「奶奶呢？」「我好像聽到奶奶在叫我，」「在那裏？」「好像在地下室。」田小姐又跑出去，往地下室樓梯的燈，怎麼不亮，黑漆漆的，她跑下幾級，朦朧中似乎有什麼東西在底下。

「叮……」門鈴響了，田小姐嚇了一跳。「誰！」「是我，康文雄。」她鬆了一口氣，是「亞洲人」的同仁來了。田小姐的爸爸一接到女兒的電話，就通知雜誌社，二位同仁立刻就趕過去，現在剛到，管區的警員隨後也到了。

「怎麼啦！」「奕均受傷了！奶奶和雙胞胎都不在，康文雄，你到地下室看一看好不好。」康文雄走了幾步，就看到屍體倚在樓梯角。「秋董，這是誰？會不會是林義雄的母親？」田小姐驚叫一聲，康文雄立刻上來。

同來的林濁水又迅速地走下去，他強忍着震驚和悲痛，踩着欄杆，避過死者，進入地下室，眼前的景象太可怕了，老太太卷曲在牆角，身邊流了一地的血。「康文雄，你來一下。」康文雄也跳進去，地下室光線很暗，兩個人心裏毛毛的，林濁水抓起一張小沙發，康文雄拿了兩個煙灰缸，林濁水把儲藏室的門撞開一條縫，兩個人看了一眼，看不出什麼，四面望了一望就準備上來。

「阿姨，我要媽媽，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奕均乖，媽媽快回來了，阿姨送你去看醫生。」「我不要，我不要去醫院。」奕均最喜歡電視上的小白兔卡通，田小姐靈機一動，安慰奕均說「小白兔受傷了，是不是要看醫生，小白兔受傷了，我們送她去醫院，阿姨陪你去，乖！奕均！」警員進來了，大家都吃驚，攝影師立刻準備拍照，隨後另兩位亞洲人的編輯同仁也趕到了。林濁水匆匆的迎上來「這不是普通的凶殺案，我要趕快通知林太太。」「她到軍法處去了。」「康文雄，你陪濁水去。這裏我們來照顧。」他們翻身走了。

一會兒救護車來了，鐵門太小，擔架進不來，忙了一陣，救護人員拿進來一張軟墊，和田小姐進入臥室。小奕均雖然受傷，蒼白的臉上眼睛還是睜得大大的。「不要，我不要去醫院。」「奕均乖，

阿姨陪你去，」客廳裏可以聽到她們的聲音。一會兒田小姐和救護人員把吳均抬出去了，留下話來說要送到仁愛醫院。

警員開始拍照，不讓別人進入地下室，怕壞了第一現場，到底死者是誰大家還沒有確定。攝影師就住在附近，他說大概是林老太太，大家還是不能肯定。一會兒來了一位街坊，他硬着頭皮下去一看，說不錯的，是她，我們認識的，是了，分局副主管說，她叫林游阿妹。大家都低了頭，難過得說不出來。

「還有兩個雙胞胎呢？是不是被綁走了？」有人驚叫起來，現場剛來了林義雄的一位女職員，她和另一位小姐立刻趕去附近的衛理幼稚園，看看她們是不是上學去了，她們是上下午班的。田小姐的父母也趕到了，我們打電話回雜誌社，請他們通知各人家屬注意安全，並請求警方保護，這麼一個特殊的日子，這麼一件慘無人道的凶案，怎麼不令人哀痛逾恒，我們再也經不起另一件打擊了。絕不能容許再有人爲了這個社會的政治衝突而犧牲。

張德銘和張政雄兩位律師趕到了，他們在門口碰到兩位從幼稚園回來的秘書小姐，雙胞胎今天沒有去上課，大家的心都沉下去。張政雄律師是林義雄的辯護人，如今又受林太太委託，全權處理這件慘案。另一位秘書蕭小姐也趕來了，她痛哭失聲。昨晚她和田小姐都在那兒陪林太太，今天早上還是她爲吳均鋪的床，如今被子被堆在牆角，上面染了幼兒的鮮血，她看了一眼就掩面大哭起來。

發行人司馬文武早就趕向醫院去。在那兒急診處的醫生正在全力施救。小吳均身中六刀，肺部胸腔嚴重受傷，大量失血，她還能活着，醫生們都覺得是奇蹟。整個下午不斷的爲她輸血，醫生和全人員都紛紛捐血，消息雖然立刻封鎖，醫生們都知道，他們義不容辭放下手邊的工作，要幫忙把林家唯一的骨肉，從死神的手邊搶回來。

吳均斷斷續續的醒着睡着，田小姐一面低低的和她說話，一面用棉花棒沾水爲她解渴，吳均嘴角抽動着，頻頻喚着媽媽，又問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呢。

司馬文武到了，他和田小姐就一直守在吳均的身邊，主治的醫生，看了看失血的狀況，搖頭太息，田小姐又急得哭了。他們斷斷續續的問「小倫是誰呢？」「不知道」，「你看過他嗎？」「不知道」，「好像看過？」，「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家裏看過？」「不知道」，「在家裏附近？」「不知道」，「是不是爸爸的朋友？」「不知道」，「媽媽的朋友？」「不知道」，「穿什麼衣服呢？」「穿黑衣服！」是黑衣服！是黑衣服！小吳均又睡過去了。

林太太在友人陪同下也趕到醫院，她憂心如焚，「怎麼辦呢，怎麼辦呢！不要讓義雄知道。」看到病床上的女兒，她痛不欲生，友人緊緊的抓着，林太太哭着喊着，昏過去。醫生趕忙爲她調理，大家心頭，一片黑暗，人間還有什麼事比家破人亡更慘厲呢？

在家裏，衆人忙成一團，偵訊人員正在拍攝記錄片，檢察官和楊法官剛剛趕到，他們進入地下室開始驗屍。分局警員趕去衛理幼稚園，找到雙胞胎的學籍卡片？回來請蕭小姐辨認照片，提供她們的生活情形，預備開始搜尋。

地下室的燈不亮，修理了一陣，弄好了，檢察官和法醫下去了，先驗了林老太太，她身中十四刀，致命的傷痕是咽喉和胸腔。老人家面目全非，凶手足畜牲，是禽獸，是地獄來的魔鬼，我恨他，「我咒咒他！」

許久以後地下室傳來喊聲：「還有一個小孩在這兒，死了。」蕭小姐哇的一聲哭出來，衆人都呆了，一會兒，還有一個，雙胞胎都死了。這是滅門血案，是滅門！這絕不是一般的凶案，是謀殺，是要謀殺我們大家的身家生命，是要謀殺我們的幸福理想的。我們心裏聲嘶力竭的喊着，憤怒和疑懼在噬咬着，大家寒着臉，握緊拳頭，一句話也吭不住出來。

電話鈴又響了，是國際電話，辦案人員把話筒交給張政雄律師。對方是林義雄的友人，他說上午十一點多曾經打電話來，還是老太太接的。張律師把慘案告訴對方。正說着，人報康委員來了，他匆匆忙進了，一語不發的走進地下室，看了一眼轉身上

來，眼淚已經奪眶而出。張律師把話筒交給他。「是，我是康寧祥。不錯，慘案已經發生了。」康先生泣不成聲，嘶啞着嗓子，斷斷續續的說：「這是林家的不幸，也是全國，全社會的不幸，這件慘案發生在這個時候，更令人悲傷，我請您轉告海外的朋友們，在案子偵破之前，不要聽信謠言，不要輕舉妄動，我們要平心靜氣的承受這個苦難。我誠懇的要求你們和我一起遵守這個約定，不要輕舉妄動，千萬不要……謝謝你們的關心，請您轉告其他的朋友。」話筒放下，屋裏寂靜無聲，康先生向辦案人員致意，又和張律師，蕭小姐交待幾句匆匆的又趕去醫院。

天黑下來了，林家的大人還沒有趕到，電話鈴又響了。是軍法處給張律師的，他放下話筒後說，「他們要我七點半去一趟，大概是要讓義雄保釋出來。」可是現場沒有親屬，張律師分不開身，又急忙打電話給同案的江律師，請他走一趟軍法處。

其實外頭一下午都忙着，朋友們趕到醫院探視林太太和吳均，又通知警察局保護被押者家屬，到了晚上七點時關中奉總統之命，到仁愛醫院，來向林太太表示慰問之意，並告訴林太太說：「總統下令讓律師保林義雄出來料理善後。」稍晚，果然就傳出林義雄保釋的消息，只剩下一些手續了，警總懸賞五十萬元捉拿兇手。整個臺北偵騎四出，電視也播出來，震驚的社會，不能再容許黑暗角落中的暴徒，繼續逍遙法外。

仁愛醫院開刀房裏正在忙着，一會兒裏面遞出一張條子來，要趕快找到臺大醫院一位胸腔專家。等在外頭的康寧祥抓起電話，撥醫院，撥市長，市議員，再撥到醫師家裏，他已經穿好衣服，立刻過來。他到了，直接進入手術室，稍晚主持開刀的仁愛醫院柯院長，控制了傷勢，手術完畢，將吳均送到加護病房，林太太緒緒地跟着，那時已經九點半了。

林家客廳的燈不知怎麼壞了，只有飯桌上點了一盞，大家在昏暗中沉靜着，突然門外響起淒厲的哭聲，林義雄的妹妹等人來了。「阿母啊！阿母啊！我不知啦！」哀痛不已的孤女哭喊着進來，親友

們跟着把她按在沙發上，她掙扎着，哭喊着：「我不知啦！我不知啦！我要看媽媽，媽媽！媽媽！」她掙扎着捶胸頓足，蕭小姐流着淚緊緊的抱着她，沒有人能出得一聲。

男人們也來了，大家按着手，臉色蒼白，輕輕的和張律師商量後，牆上的佛像被取下來，好不容易安靜下來的婦人到廚房端來一杯米，把線香點起來插上去，願死者在天之靈安息吧！

準備保釋林義雄的幾個人，帶了林太太的印章，身份證趕到軍法處，張律師幫忙把死者移到殯儀館以後，也匆匆趕去，已經很晚了。軍法處一定要先把他告訴律師，田小姐在一旁苦苦的哀求，請他們慈悲為懷。好不容易才讓律師出來，但一看到日夜懸念，以為早都入獄的朋友全在那兒，滿臉的孤疑一下子掃開了。大家擁擁着抑不住興奮的，他登車而去。

入獄七十七天的林義雄，顯得有點蒼白，帶着笑意的臉在路燈閃爍中微微發光。他頻頻地問候友人，向他們致謝。車到了朋友家，早有許多人等着，大家寒暄了一陣，告訴林義雄是因為必須檢查身體，才保釋出來的。大家又把他送往長庚醫院去。他洗了澡，讓醫生檢查一陣，打了針。對着一屋子朋友，高興得要喝啤酒，大家笑着陪他喝幾杯，又喝了一點酒，屋子裏漸漸地靜下來，氣氛也凝重了。林義雄漸漸覺得不對勁，待康寧祥躊躇地說出他母親被害，而大女兒傷重入院治療的真相時，病房裏爆發出林義雄痛不逾生的哀號，已經是廿九日凌晨二點了。

醫師來了，給林義雄注射鎮定劑，在大家的撫慰聲中，沉沉地睡去。最長的一日落幕了。但是太陽什麼時候昇起呢？

第二天黃順興委員告訴他兩個雙胞胎也遇害時，林義雄一滴眼淚也掉不下來。他死撐住全社會的苦難了。一夜不付合眼的林太太也被接來了。夫妻乍然相見，恍如隔世，林義雄哽咽着，不敢說出雙胞胎的事。一旁的妹妹忍不住哭着說出來，林太太驚慌得瞪着一張張蒼白悲傷的面孔，當場又昏死過去。「只剩下我們三個了。」林律師喃喃的說着。

下午到殯儀館，那樣的淒厲已不是人間任何字眼所能形容。一連串凶狠的打擊，不但使林家陷入絕境，每個人的心上也都有着千鈞的重擔壓著。

「爸爸！爸爸！」看到久別的父親，小吳均笑起來，眼睛也亮了。「爸爸聽說您受傷，從美國趕回來看你。」奈不住憂急的林律師，在中泰賓館經過一下午的休息之後，到晚上十點打起精神來看女兒，這是他僅存的骨肉了。「爸爸！我好了以後，要和妹妹去六福村玩。」可憐的女兒，她沒有妹妹了。「爸爸，我不要回去鄉下，那裏沒有學校。」

「乖孩子，那裏有的。」林律師強忍着淚水，愛憐的看看小小的吳均。「我要像爸爸一樣的勇敢。」大人的眼淚都流下來了。小吳均要像爸爸一樣勇敢，林律師無語的望着蒼天。他們夫妻父女要勇敢地擔起這個苦難。爸爸來探視，比給小吳均打了強心劑還有效，看到堅強的小女兒，林律師內心深處也湧起無限的生機。

這一天又要過去了。這漫長的惡夢仍然盤據在每個人的心頭，但是大家都從幼兒那裏感到無限的生命力。我們還是悲痛，我們還要承受許多苦難，然而看到那張洋溢着信任的小臉，我們知道，這最長的一日終要過去，明天，或什麼時候的一天，當我們醒來時，太陽依舊會升起。

張安不肯回答，木然地搖搖頭。林義雄回答太太說：「不要再講了。」林太太得不到明確答案，輪到林義雄妹妹去時又追問說：「我們宜蘭的鄉親很關心，希望你出監時一定要強強地說出真相，你說到底有沒有用刑？」林義雄說：「你回去自己就想知道了。」

### 亞洲人第二期報 監時，林暗示了 獄中的情況

張安不肯回答，木然地搖搖頭。林義雄回答太太說：「不要再講了。」林太太得不到明確答案，輪到林義雄妹妹去時又追問說：「我們宜蘭的鄉親很關心，希望你出監時一定要強強地說出真相，你說到底有沒有用刑？」林義雄說：「你回去自己就想知道了。」

## 北美日報驚人消息!!

# 林義雄法庭驚人指控 人家被害前曾受恐嚇

### 稱調查人員說他不如檢點將對他家不利

(3.26.1980)

報廿五日綜合報導：被控「叛亂」的省議員林義雄，今日在軍事法庭證詞時，地暗示，他懷疑他的家人遭人神祕謀殺，可能與調查人員有關。林義雄在今日法庭大審的法庭中說，在他的母親和兩個女兒被殺死的第二天，軍事檢察官曾告訴他，如果不檢點的話，將會「對他家不利」。

林義雄的母親和兩個女兒是在二月廿七日下午被人在家中謀殺的。他的九歲的長女重傷已經急救康復，他的妻子適巧趁軍法處出席調查庭而倖免於難。廿九歲的律師出生的林義雄對由五位軍法官組成的軍法庭說：「我要知道，爲什麼檢察官在我母親來訪問前對我說，如……」

不檢點的話，那將會對我的家庭不利。」整個軍法庭，在他情緒激動地陳述中，陷於一片沉寂。他說：「爲了國家和我們人民的利益，我不要詳細解釋，但是我對其他被控的人說，他們是非常幸運的。」

林義雄的證詞將引起國際民主人士強烈的注意。林家血案至今尚未偵破，但由於國民黨過去包括在中國大陸製造白色恐怖經驗，一些台灣同鄉、國際民主人士和人權團體，已經揣測血案是國民黨極右派的勢力所施的恐怖政策。台北警方目前基於「血案是中共前及獨及黨外人士製造的政治暗殺」這個假定所作的偵查和宣傳，也引起人們進一步的懷疑。

一週前，北京亦曾指控林家血案是「台灣當局對國民黨右派庇護德惠下製造的白色恐怖」。林義雄今天的供詞，也使得這次大審的審前逼供，更爲人注意。除有關不利於他家人的詞外，據路透社報導林義雄是這幾天來唯一指控「受刑求」的人。早先的傳聞稱，他曾被放在冰上拷打。

# 萬方有罪 兇手無恙？

——司馬亮

林家血案發生後，台灣的報紙連續兩個星期大幅報導這項新聞，繪影繪形地指出兇手的背景，先是一口咬定是共產黨幹的，然後又是台獨，又是美國人，又是日本人，又是黨外，又是國際特赦協會(Amnesty International)，最後通通把罪狀推到為國際特赦協會工作的美籍政治學教授加博的身上，完全喪失了對這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偵察期間應有的嚴肅態度。為了解國民黨報紙何以持這種態度，我們不妨從血案的背景加以分析，不難戳破國民黨宣傳的假象。

林義雄本人並沒有參加國際人權節的籌備，也沒有參加十二月十日的集會，他是听到了高雄發生了糾紛，才應康寧祥之邀南下化解糾紛。他抵達現場時，情況已不能控制。十二月十二日晚上記者招待會上，他嚴詞斥責國民黨一手導演高雄事件，說高雄事件“不是民衆的暴動，是國民黨的暴動”。十三日大逮捕，林義雄是第一個被捕的黨外人士。

林義雄被捕後受酷刑的消息一再傳到海外，立刻引起海外的關切。了解林義雄的人都知道，林義雄是一個義無反顧，絕不妥協的人，因此他受到酷刑是很有可能的事。三月份的《亞洲人》雜誌就暗示了林在獄中的情況。(見4頁另欄報導)。最近林義雄的親近朋友透漏到海外的以及林在法庭上所指控的，都說明了受刑一事絕非空穴來風。

國民黨當局在島內外強大壓力下，終於同

意舉行一個有被告家屬、律師、外國記者在場的“公開、公正、公平”的審判，日期原訂在三月四號左右，但公開審問之前，來了一招“預審”，美其名曰“復察庭”。預審開了八次庭，最後一次預審是二月二十八日上午，才允許被告家屬在場，但不許記者旁聽。據了解，預審的目的在看看被告是否會翻供。據島內的消息來源稱，林在預審時也不肯合作。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點，林義雄的母親在家中，接到日本某人權組織的電話詢問，問林義雄的情形，她母親把林義雄在獄中的情況透漏出去。一個多小時後林宅就發生了血案。老母病雙生女兒被殺，長女林奐均身中六刀，幸運地挽回了生命(見本期第2頁報導)。

兇案發生後，警方立刻宣佈緝兇，提供獎金200萬台幣(後提高到500萬台幣)，並成立專案小組，勉有其事地展開緝兇工作。但日後當局的依法，卻顯得非常蹩腳，令人不得不起疑心。首先警方宣佈，兇手是林奐均認得的人，是“常來我們家的叔叔”，暗示是黨外人士之間的仇殺結果。

緊接著宣佈美籍政治學教授(Dr. J. Bruce Jacoby)加博博士涉嫌重大，證據是：

1. 加博在林宅命案後抵達現場
2. 加博在林宅命案後，拍封電報給倫敦的國際大赦協會總部。電報內容是“林義雄家發生血案原計劃是否要改變”。當局認為內容曖昧不明。

加博何許人也，他原籍美國，現任澳洲某大學政治學教授，學生期間曾數度到台研究，為林義雄及一些黨外人士熟悉。高雄事件之後抵台，並應國際特赦協會之託，就地採訪大審的消息。

因此當局所提出加博涉嫌的證據，實在是

荒謬得不值一駁，但是當局却大張旗鼓地展開行動，擴大偵察。

緊接著，警方宣佈逮捕了柯水源，宣稱柯某嫌疑重大，說林英均看了他的相片「全身發抖」。所有涉嫌人物均已被24小時監視。

更重要的宣佈是，真正的幕後兇手是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大家一旦知道他的名字，一定會大吃一驚。目前的証據收集只在最後階段，宣稱即可宣佈破案。

在大家焦急地等待台灣當局宣佈破案之時，冷不提防地被海外拆穿底牌，道出了國民黨的醜惡動機。

柯水源何許人也？他是中學數學教員，是黨外立法委員黃順興的好友，而加博十分熟識。於是一幕由黨外一國際特赦協會合演的血案劇本就要上演了。此劇既可全面破壞黨外形象，又可打喜國民黨所痛恨的國際特赦協會，又可剷除少數碩果僅存的黨外領袖，一石數鳥，何樂不為。

但是寫這份劇本實在是困難重重。第一，林英均仍然活著，要她指証柯水源是兇手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指控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國際特赦協會參與這項兇殺案，很難取得國際信任，可能還有相反的效果。第三，島內外除了極少數國民黨的死硬支持者外，不會有人相信。底牌被拆穿後，國民黨尷尬萬分，只好釋放柯水源，但仍不肯澄清加博的嫌疑。警方到現在為止，仍一再宣稱加博是命案的關鍵「關係人」。加博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他不是嫌疑犯，就是証人，否則就是毫無關係。國民黨發明了「關係人」一名詞，可謂是創舉。

案子雖然無心要破，但是劇本還是要編的，無論怎麼編，破綻總是會有的。吳泰安案當局自認編得天衣無縫，不就被澈底拆穿了嗎？吳泰安被槍決了，還有人願意當替死鬼嗎？

為期九天的大審中，高潮迭起。八位被告

紛紛指控當局用種種不人道方式取得「自白書」，並以此作為「叛亂」的証據。但是最驚人的指控來自最後受審的林義雄。林義雄除了遞一份聲明給審判長外，並強烈暗示了國民黨當局與他家血案的關係。（見第4頁報導）

國民黨當局大吃一驚，全力封鎖這項消息在島內傳播。但此項消息立刻傳到海外……。

林家發生血案後，台灣報紙經過兩個禮拜的大幅報導後，突然冷卻下來，自林義雄在法庭上作出這項指控後，報紙又紛紛將矛頭指向加博，繪影繪形地指出他和命案的關係，令人眼花撩亂。

當局又宣佈，兇手要是自首，只要供出幕後集團，可免除刑責，不公佈姓名，並可領鉅額獎金。鑒於目前編劇本困難重重，這可能是國民黨要找下台階的唯一辦法了。將來當局宣佈破案，兇手自首，已受警方嚴密保護，並領取鉅額獎金，指使者是某陰謀集團時，大家可不感到意外。

鑒於當局偵察範圍只集中在林義雄友人身上，根本不去碰林義雄的冤家——即國民黨極右派，看來當局是不會真去破案的。兇手選擇二二八這個台灣人民歷史上最哀慟的日子下毒手，其目的再清楚也不過了。以新生代為主力的追求民主、正義的人物大量湧現，要嚇阻他們涉足政治，反動份子唯有找個最不妥協的對象下毒手了。由於美麗島事件在舉世注目之下，當局很難將這八名偉大的被告處以重刑而不付出重大代價。因此謀殺就成了維持現狀，嚇阻新人投入民主運動的「必要罪惡」了。

林義雄在他的「從蘭陽到霧峰」第一章結尾裏寫下這段話：

「笨鳥先飛」

「此後當我迎接繁劇的工作，沈重的責任，

（下接第8頁）

# 國民黨下一步要做什麼？

宜蘭人

高雄事件被捕黨外人士已開始審判了。全世界都在注意審判的過程，關心被捕黨外人士的命運。關心台灣民主運動的人士，竭盡努力，使用各種投書、宣傳、示威甚至暴力方式，期使國民黨在審判中不敢隨意妄為。國民黨似乎也受到這個壓力，從目前已發表的審判過程看來，它比三十年來任何一次軍法審判都較公開公平些。

當然，國民黨必有它的盤算。有過幾十年統治經驗的政黨，它不會毫無計劃，毫無主見，只憑抗議力量的大小來決定其鎮壓民主運動的尺寸。在我們全力支援民主運動的同時，也要探討國民黨的如意算盤是什麼？它下一步要做什麼？

話要從國民黨的處境談起。1978年底，中央民意代表競選進入高潮時期，美國宣佈與中共建交。這對國民黨是個沉重的打擊。因為卅年來，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其合法性並未來自內部人民的同意，而是來自外交上一些大國與聯合國的承認。如今最後一個大國都撤消了外交承認，國民黨這個從國際上得來的合法性已完全喪失。一個缺乏內政與外交合法基礎的政權必不能獲得長期的安定。台灣人民對國民黨統治合法性的質疑必然與日俱增。這個失去了外交承認而引起合法性疑問的政權，因此面臨卅年來最大的危機。這個危機雖無立即的影響，卻是長期潛在而致命的。國民黨深知這個危機的嚴重性。它立刻中斷選舉，但這並未真正能解決問題。另一方面，重新得到一些外交承

認（如與蘇聯）不僅是困難的，而且在目前局勢下更具有太大冒險性，它可能引起民心混亂。唯一可行之道在於先獲得一些內政的合法性。在此條件下才可談到外交上的新舉動。

因此，國民黨要盡速恢復選舉，以期建立初步的內部合法基礎。然而，中壢事件以來，國民黨政權也面臨最嚴重的內部挑戰，外交上的大危機—美中（國民黨）斷交，使這個內部挑戰更具威力。國民黨雖借機中斷了選舉活動，民主運動並未平息，反而愈滾愈大，沖破了示威遊行，選舉時期外集會等等關卡。美麗島雜誌出刊后，不論發行人份數，內容水平，分社網形成，各地活動等等，都使民主運動更上層樓，朝向建立反對黨的道路前進。國民黨一黨專政局面受到空前挑戰。高雄事件暫時消除了國民黨這個壓力，但國民黨並不能高枕無憂。中斷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還懸而未解。未來的選舉對國民黨具有無比重要性，因為這是與美斷交後第一次選舉。如果在選舉中得不到大多數選民的支持，則國民黨繼續執政的基礎將引起普遍的質疑。一個政權普遍被質疑，便很難順利地統治下去。屆時各種問題，如長期戒嚴、黨禁、報禁、黨庫國庫不分等等都可能是國民黨下台的導火綫。因此要恢復選舉，更要在選舉中勝利。這是國民黨當前的主要課題。

但是高雄事件也有反效果。民間一定不滿，不論國民黨怎麼宣傳。就算國民黨宣傳的都是事實：黨外人士製造暴亂，打傷憲警；但人民需要黨外人士，因為唯有他們會替人民說些話

反抗國民黨許多不民主，不合理的地方。這是一個不可抗拒的民主要求，具有最雄厚的社會基礎。國民黨不敢忽視這股不滿之情，否則未來的選舉便不會勝利。因此國民黨第一步要做的事便是消滅大逮捕而引起的不滿。這正是國民黨最近努力在做的事——包括軍法審判空前的公開與公平（相對而言）。國民黨並不是不想判黨外以重刑，像較不受注意的張化民莫名其妙地被判刑十年，可能妨礙選舉勝利的「亞洲人」出了兩期便被停刊等等，即為明証。但美麗島這批領袖們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一個「公平寬大」的審判可以多籠絡些民心，為下次選舉的順暢鋪路。以最少的代價粉碎民主運動，這是國民黨的如意算盤。

如果國民黨如意所逞，下次選舉勝利了，鞏固了它「合法」基礎。在較無後顧之憂條件下，可以預見國民黨將採取更進一步行動，以確保它的統治。對內，更多的黨外人士會被捕，但會是化整為零的，而且判刑更重。無論如何，近兩三年來的民主運動對國民黨來說是場噩夢。

有過長期統治人民經驗的國民黨，決不能容忍這種事情再度發生。它要採取一切措施，以期從根拔起這株民主幼苗，高雄事件不過是挖根的第一步。

我們要密切注意這些發展，共同來商討對策，以期對台灣民主運動有更實在的支援。

### (上接第6頁)

而感到：這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負荷時，我總以這句話來安慰自己，我渴望背後有許多更優秀的鳥兒隨着起飛」。

我們願以沈痛而虔敬的心情告知林義雄先生，您及您的家人為民主而作的犧牲，永遠會被後來的人深深地感激和懷念，我們也相信，無數的人會追隨您及一切為民主犧牲的人之後，為台灣的光明前途而努力。

## 支援會存書目錄：

(存書有限，欲購從速)

\* 「美麗島合訂本」——  
高雄事件調查辯論，已告一段落，關心台灣民主前途的人士，對國民黨當局選擇民主亦或獨裁，正拭目以待。此合訂本登錄八名被告對民主與台灣前途的宏言謹論。關心台灣的朋友可以從這本珍貴的文獻中，了解到他們是否有國民黨起訴書中指稱的暴力顛覆、台獨、叛國思想。(＄5.00)

\* 「黨外文選」——  
收集活躍於高雄大整肅前的民主人士愛國愛時的文章，黨外人士的面目，真象如何，讀者可以從中獲得端倪。(＄4.00)

\* 「大軍壓境」——  
張俊宏先生向其妻說「我們家沒錢，不常請律師了，沒用的」。在此書中，你可以了解在大軍壓境下，孤臣無力以回天的無奈心情。(＄4.00)

\* 「從蘭陽到霧峯」——  
林義雄先生，在民意的驅策下，從蘭陽到霧峯，却在20世紀最醜惡的政治冤獄下，從霧峯即將出發到火燒島，這本林先生的心路歷程，您不妨放置床頭，隨時流覽。(＄5.00)

\* 「永不退却」——  
黃順興先生，堪幸在高雄大整肅中漏網，但他的未來政治生涯，仍重重包圍於極權陰影之下，30年的鬥爭經驗，使他了解人權的民主只有強硬力爭而來。美麗島審判以後，益形孤單的他，是否仍堅持「永不退却」呢？本書是先言之語，也是未來的答案。(＄5.00)

\* 以上書價是包括運費的單價



# 台灣一 自由新聞的堡壘！

荊而恭

漏網的「亞洲人」雜誌終於被禁，使大家都為「政府」的命脈舒了最後一口氣。那些固執地篤信一個民主的，多元的，均富的社會，是邁向台灣光明遠景的前途的人，徒然有着屋漏偏逢連夜雨的焦慮沮喪。對他們是個沉重的致命打蛋，可是對習慣於割平頭，掛清湯，上下卡其制服講求整齊劃一的「大多數對國民黨忠誠不二，並願隨身攜挈綠卡致高薪之勞的愛國人士而言，不禁為著「政府」一再地決心「掃除髒亂，激濁揚清的」大有為，行動喝采對「政府」堅持邁向「一獨大政黨」制度的絕世理想，充滿堅定信心。

「整齊、清潔、簡單、迅速、確實」五原則是偉大的先總統蔣公在全國同胞衣不蔽體，席不暇暖地奔波抗戰時，這時提出的新生活運動，昭示我們生活的原則。我們如今退處海隅，怎麼能想像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台灣，人人都想有衣穿，都想有飯吃的虎視眈眈下，如果台灣人民思想不加以「清潔」，頭腦不「簡單」，統治單位為憲法人權法治條款拘泥，不迅速補異己，「被寬」作案，撲滅黨外民主潮流，如何能表現出舉國一致困結在「經兒公」四周的「整齊」行動呢？

那些迷信兩黨制衡，相互為補的孫文邪說的「一小撮民主人士，就是自以為理直氣壯，目中無黨的指責時務佈下天羅地網，配合御用傳播工具，製造高雄事件，一舉殲滅日漸蓬勃的「民主運動（多麼可笑的名詞啊！）使我想起「美麗新世界」中的胎生！」。這些新生活運動「五原則」的化外之民，老在哇啦哇啦地苦口婆心爭諫，強調民主與參與，根本就是攪亂籌劃多年的「清一色」牌局，其用心之黑，天人共誅。既稱忠言，怎可逆耳？他們深受「美聯社」「新聞週刊」，「特赦組織」等隔空遙控，萬里蠱惑，那複雜而多元的心智怎能体会一向操老慮患，堅守戒嚴的國民黨政府設計的高雄事件正是一帖一勞永逸的苦口

良藥？他們是更不會了解政府在火燒島推行「鄉村城市化」的高瞻遠矚了。

除了懵然無知於「一獨大政黨」體制的優越性外，他們對台灣新聞報導中，統一與自由交互表演的匠心獨運，更無從領會了。他們竟然天真地批評「國內報紙」惡意扭曲事實，掩飾真相，說什麼「對黨方的逾法行為，作善意的掩飾，對黨外的秋毫之末，如見與薪」。所不能忍受的，竟指責台灣沒有新聞言論自由。這種拿「百種人化」越感定出的新聞自由尺度，其實壓根兒就無法與台灣新聞的報導——離奇、懸宕、矛盾劃一的內容等所表現出來的自由度相衡量。

從高雄事件後，國內報導的表現，更可以證明國內新聞報導的自由，獨步當代的專賣。只有令我們有覺得反而台灣是惟一有自由新聞言論的國家。那些叫嚷的異類，怎不捫心自問，假如高雄事件發生在美國，警民雙方受傷人數，其新聞報導的千篇一律可以想像。怎麼能比得上國內的琳琅滿目？從事件後，軍警受傷方面：由12月11日發佈的16人，到40人，57人，139人直線上升，到可敬的宋楚瑜宣佈183人，化整為零，民衆受傷方面：由同月11日的受傷92人，82人，1人，到宋楚瑜的宣佈無一人受傷，是化整為零，民衆方面數量遞減與軍警方面遞增，表現軍警毅然承擔民衆苦難的愛民精神，更堪敬佩。（數目見當時民衆聯合、自立、中央、中國等報記載）比諸各國，只有手無寸鐵的民衆受傷的一面倒，實有雲泥之別。

這些人數報導，在矛盾中求得統一，非高度想像力無以致之。在這種言論自由的疾風下，可敬的記者先生們，更配合著大審判，林義雄滅門血案的密鑼緊鼓，發揮他們妙筆生花，顛倒黑白的虛構本領；杜撰訪問稿，使被「訪」上的民主人士，表現搖尾乞憐，惶然不可終日之狀；虛構現場實錄，其細節處彷彿目睹。說艾琳達是CIA探員，林義雄上台演講，煽惑群眾雜誌業務成了奪權計劃，「火燒島」成了「工業區」，人人心嚮往之。懸疑說殺人凶手是「到過我們家的叔叔，擇偏固執，把讀者小子引到「幕後集團」的可

# 臺灣文藝

由吳濁流先生所創辦的「台灣文藝」是台灣民間出版持續最久、水準最高、陣容最強的文學雜誌。這本刊登評論、小說、詩、散文的雙月刊，十多年來默默耕耘鄉土文學，現在已出版六十四期了。這兩、三年來，在鍾肇政先生的主編下，「台灣文藝」內容更充實，影響更大。自一九八〇年起，黃春明先生將接編。「台灣文藝」雖已成為島內外最受重視的雜誌之一，但文學的刊物維持相當艱難，敬請各位訂閱（一年六期訂費航空二十元，平郵十五元），並懇切希望各位捐助。

台灣文藝在美聯絡處  
TAIWAN LITERATURE  
8739 N. Kedvale Ave  
Skokie, Illinois 60076  
電話 (312) 674-7152

怕深淵。當升斗小民呆頭傻腦的按動机猜測凶手時，冷不防地又宣稱「凶手公佈後，大家會大吃一驚，居然是大家都認識的知名人士」。如此忽而上癡碧落，按圖案驥，忽而柳暗花明，說已經「破案一半」正在24小時監視中。讀者獲得了閱讀小說新聞的樂趣，怎麼說是沒有言論自由呢？

即使是首次公演，未映先轟動的高雄事件公審，記者老爺也是字字嘔心瀝血，自由心証。姚嘉文說法庭不應違背刑法173規定，成了「被告橫生枝節」，台灣話「努力」成了「又打又拼」。令讀者更欣喜的是，又適時地推出新劇「法律神話」——「有些犯罪行為只要有犯意，就可構成犯罪」，配合法庭內文字獄，全台灣報紙，運用沿之有年的剪片、插播、局部特寫、以及羅生門式的自言自語，內外渾然一體，矛盾求得的統一，廓然在焉。

令海外人士五衷銘感的是那些位尊多金的黨國官僚，研讀蔣公給怪兒「生死存乎一念之間」的批示，心神領會之下，更義無反顧地主張亂世重典。把政敵的生死，存乎自己一念之間。念茲在茲，以鞏固利益為己任，置百姓生死於度外。想判10年就10年，想死刑就死刑，而自由新聞，紅花綠葉，相得益彰。

明瞭政府当局統一新聞，自由發揮的苦心孤詣，我們怎能忍受「亞洲人」「中華雜誌」那樣一味地主張不渲染，不誇大，報導平實、公正，是以僵化記者想像力的主張呢？因此，我們可以說台灣是全世界「自由新聞」的堡壘。

## \* 姚嘉文字詞用白話文寫成 \*

案的審判，而此次起訴書上說被告姚嘉文是受彭明敏煽惑而產生「叛國意識」的，這真是巧合。

當黨外人士獲悉洪誌良是本案的關鍵後，立即設法與洪太太連絡，但洪太太却堅拒與任何黨外人士打交道，並謂其丈夫是被黨外搞慘了，牽連了。

洪太太很有信心，因為她的丈夫在裏面很合作，將來關兩三年就可以出來，所以她拒絕再與黨外人士有任何來往，這種作法超乎情理，內中似有隱情。

本案如果對洪誌良的起訴書不瞭解，等於整個案件少掉一個環節，這種案件也是神奇之至。

1 訂閱「台灣文藝」一年六期 \$ \_\_\_\_\_

海外平郵：二十元

(訂費十二元，郵費八元)

海外航空：二十五元

(訂費十二元，郵費十三元)

2 捐助 \$ \_\_\_\_\_

共 \$ \_\_\_\_\_

中文姓名：\_\_\_\_\_

英文姓名地址：\_\_\_\_\_

支票請寫：

Pay to the order of Wen-hsiung Hsu

多謝訂閱和捐款

# 台北之窗

亞洲人 2 期

## 邱奕彬曾咬舌自殺

春節前，軍法處將邱奕彬、蘇秋鎮及蘇慶黎三人交保候傳，第二天各報即報導蘇慶黎在被拘押期間所受的待遇如何良好，彷彿參加夏令營一樣地。但是據瞭解，在裏面所受的待遇，隨每人的個性、重要性、偵訊機關以及運氣，而有相當大的不同。

治安首長曾保證絕對不會刑求，但是政策歸政策，執行人員如果有老規矩，一時一定也改不了。據悉，南部地區某些被捕者，疑有被刑求情事，但無人願意公開證實。

再看與蘇慶黎同時釋放的中樞偽證案主角邱奕彬醫生，在被捕後第八天即因咬舌自殺，被送往三軍總院急救，直到被交保釋放後為止。據悉，邱奕彬係以自己的手指掐着脖子，讓舌頭露出唇外，而咬下三分之二的舌。現在仍在休養之中。

邱奕彬出來後，神情奇異，言語態度判若兩人。他在偵訊期間到底受到何種待遇，外人難以猜測。但他咬舌自殺，除非有極大的決心和受到極大的壓力，不可能如此。

而且，邱奕彬在高雄事件當天，因為參加義診，事前不知曉高雄事件，更未前往參加，竟也被拘押送到軍法處，最受人議論。

## 張化民判刑10年

去年九月四日因撰寫「中國統一中與共統戰問題之探討」一文，而被控以爲匪宣傳，呼應共匪和平統戰論調的張化民，已於一月底被判刑十年。本案軍事檢察官在起訴書中說，張化民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已贏得法理上統一中國的承認」等語，顯然在呼應共匪和談論調。依據懲治叛亂條例第十條後段及軍事審判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一項提起公訴。

張化民則在其答辯狀上表示，該文乃是響應政府求言之雅意，就現實情況下所作之常識判斷，與國建會上許多主張類似，不應因此而獲罪。

張化民現年五十四歲，山西人，民國五十五年曾以爲匪宣傳而被判刑八年。六十三年出獄後，曾執教於世界新聞專校，後又遭解聘，在上次選舉期間，曾登記爲康寧詳助選員。但未獲選監單位核准，所以沒有上臺演講機會。他被捕後，康寧詳曾爲他而發表一項聲明，要求政府確立「爲匪宣傳」的標準，以維護政治人權。

張化民在臺灣沒有親友，被捕前在中山堂前賣冰水。他在軍法庭秘密審判中被判十年，外界並無所知，他曾申請覆判，至本文截稿時間，仍未知其結果。

## 巧合的叛亂

高雄事件移送軍法審判的起訴書一公布後，對於起訴書內容的簡略與語辭的模糊，外界大感意外。在當局再三強調毋枉毋縱的原則下，竟然出現如此草率的起訴書，除非在公開審

判期間，能够提供更詳盡、更具體、更嚴格的證據，否則本案的判決，勢將引起海內外更多的議論和反應。

最令人感覺意外的是，本案有關黃信介的部分，竟然與余登發案有甚多巧合之處，尤其是共同擁有一個類型的牽線人。

余案中的吳春發，與本案中的洪誌良，都跟鰻魚苗生意有關，（充滿政治性的鰻魚苗！）吳春發與洪誌良都在回到臺灣數月後才被逮捕，被捕數月後才供出與余黃的關係；兩人均從中共那邊帶回口信，一要派余登發當什麼司令，一要委派黃當什麼主席；而余黃兩人對吳洪兩人的答復也均大同小異，那就是，你的事你自己去搞，我搞我自己的；同時，吳洪兩人的知識程度均不高，而余黃兩人均屬黨外的龍頭。

同一類型，同一模式，歷史難道一直在重演，政治人物似乎沒有從歷史上學到教訓，沒有學會必須如何保護自己，必須對那些品行和個性怪異的人保持警覺。而一年之內，連續發生兩樁情節如此類似的叛亂案件，也真令人難以置信。

## 保守偏見的新聞報導

林義雄家門慘遭不幸，次日有許多報紙，強調聽到林奕均告訴目擊者，說她所看到的兇手是「常來我們家的叔叔」，並且據此而作評論。此種大膽的假設，實超乎新聞原則之外，予人別具用心之感。

中國時報並特別指出，這是林奕均告訴康寧祥和司馬文武的，但兩人

均鄭重加以否認。並且認爲在案情未明朗之前，新聞界如此堅持「立場」，將誤導偵訊方向，拖延破案時間。

更奇特的是，合衆國際社的報導，說林義雄在裏面很合作，供出許多外人不知道的秘密。這種報導與兇手是「常來我們家的叔叔」兩者連在一起，暗示這樁案子，是與美麗島集團有關的人自己幹的。

這種新聞報導，顯然是基於許多偏見而來的。

一般認爲，這種慘絕人寰的冷血謀殺，只有那些要在臺灣製造混亂，要推翻國家的人才幹得出來。其對象不是林家，而是整個社會。所以，兇手故意挑在二二八這個特別痛苦的日子，用這種殘忍方式，來挑起人們的緊張和敏感，其用心之狠毒，國人應有共同警覺。

我們寧願相信國內平常所見的兩種不同的政治意見集團，不管左右兩派，都不會作出這類事情。因爲這已經超乎政治之外，這是完全沒有人性的國民公敵，人人得而誅之。

## 洪誌良太太拒絕與黨外來往

洪誌良已於十二月下旬被起訴，但至這次八人的起訴書公布前，無人知悉此事。據悉，洪誌良的太太，迄今未見過起訴書，其所聘請的律師亦未見過起訴書，此事引起各界的種種猜疑。

洪誌良太太已聘請日前在桃園執業的律師韓延年爲辯護人，韓延年在擔任軍法官時期，曾參加彭明敏復亂

（下轉第10頁）

# 我的朋友 —— 張富忠

陳國坤

富忠身繫牢獄後，我聽到種種傳說和謠言，都是對他非常不利。他因牽涉到去年人權日的高雄事件，而成為政府的階下囚，於是，有人稱他是台獨，或稱他是台共，究竟，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 一、訂交十二年，相知一片心

我和富忠訂交，算起來到今天已有十二年多了，翻閱舊時泛黃的相片，終可發現我們彼此都變了很多。記得開始的時候是這樣的：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們那時是台北建國中學的高中生，每天背着書包，信心勃勃地去上學。學校的校歌裡有一句詞是「春風吹放自由花」，比起其他學校的中學生，我們的確是自由多了，學校雖然有不少教官，但他們對學生都相當尊重，同學們看到教官也是嘻笑和悅，並沒有明顯的對立與畏懼。那一年春假，教官帶我們一年級的同學到南部去旅行，參觀了南部幾所軍校，當時陸軍官校擔任簡報的教官，以十足信心的口吻對同學們說：「廿年後擔任建設中國大任的一定是官校的畢業生，希望同學們能加入我們的行列。」只是，後來我們那一班的同學，沒有一個去唸軍校。

宿於高雄的那一夜，富忠睡在我的旁邊，當我們脫掉學生制服，穿著短褲頭、汗衫就寢時，看富忠那樣瘦小，油然而生起一股自居大哥的情感，想好好保護他，若有人想找他麻煩，我將立刻挺身而出，好好修理那些欺負我弟弟的人。

在旅行的回程，同學們一路歌唱着回台北，大家都覺得是一趟很有意思的旅行，許多人議論着，等放暑假時，一定要騎自行車到南台灣去。在返北的一路上，我們笑笑鬧鬧，富忠持着麥克風，他的機智，他的言詞真是使全班同學笑痛了肚皮。當時看到他那樣風光，自己也覺得很高興。

那一年的暑假，大家約好要騎單車去南部，但到出發時，却只剩下我和富忠兩個人。那時，我們都是剛剛唸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這樣，那樣的，所以也就傲笑那一群沒有種的同學；愉快地踏上征程。其實，我自己也是頭一次單獨外宿，在通宵海邊的古老民房裡，一整夜聽到古老的掛鐘，每隔半小時的敲打聲，明明是非常疲倦，却一直無法入眠。而富忠均勻的鼻息，却是令我羨慕的。

從台中回來後，在班上我和他就成為無話不說的朋友了。那時，我們自己說是從「患難」中一同

走出來的。後來：每次寒暑假我們就結伴去蘇花公路、橫貫公路徒步旅行。我們常交換許多彼此閱讀了課外讀物的心得。那時，我對佛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每次「蓋」給他聽，他總會耐着性子聽完，甚至當我與班上的基督徒辯論時，他也是幫着我。但我知道他始終對佛教沒有多大興趣。那時，他迷上電影，當他描述電影時，那就像是他的宗教似的；當他嘩拉嘩拉把景拉開來時，我們就彷彿置身於他所拍的電影了。那時，我彷彿置身於滾滾黃沙，已沒落的鄉鎮，一隻懶洋洋的黃狗，走在寂寞的夕陽裡。那時，我們偶而會染上一種莫名其妙的少年哀愁，不知道為什麼悲哀，却那樣刻骨銘心。但是一場足球賽下來，却又常會興奮得，似乎天下間只有踢進球門那一瞬間才是人生的全部。

## 二、「廿歲以後的生命，要自己去決定」

在匆匆之間已經高三了，我們都唸丙組。富忠家裡開藥廠，他家人盼望他能當醫生。我那時希望未來能做個像老殘那樣的人，懷着醫技，跼足於鄉道之間，到處行俠仗義。而若考不上醫學院，至少也能像陶淵明那樣做個農夫，「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當班上的同學都埋首於準備聯考時，我們却仍在討論聯考的價值，唸大學的意義，英雄氣短等等問題。

那時，三民主義的課都在下午上，那是許多用功的同學，在整夜開夜車後，最需要的午睡課。用功的學生不會去在意三民主義的思想、意義何在？反正考試都考不倒他們。倒是我們這些不怎麼用功的學生，才真正在乎老師在講些什麼。而認真負責的簡先生，也確實給了我們許多啟示，當他要批判馬克思時，他說他確實唸過「資本論」，剛開始讀時，他也確為馬氏所迷，但一讀再讀之後，他終於發現了不能圓滿之處。那時他在黑板寫了，「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法律是統治階級的保護者」。然後他作了一段評論。當提到獨裁政府的定義時，他列了幾點：一黨專政，秘密警察的恐怖，輿論被控制，人民沒有自由……等等。有同學問他，我們國家算不算一黨專政？他有些不自然地說，當然不是，還有民青兩黨啊！但那幾乎是他唯一一次的不誠懇。他常說，有些書此地看不到，一旦你們有機會去香港，你們可隨意看書，你們就可知道我有沒有騙你們。在高中以前的教育中，他幾乎是唯一的

一位老師，把學生當成一個可以自己獨立思考的人。

就在那時富忠去找他，說他想轉組，他想唸美術。富忠的父親當然是不同意的。老師對富忠說：「一個人在廿歲以後的生命要自己去決定。」我和富忠對這樣的一句話，覺得既悲壯，又感激。

終於富忠在第二年以第二名考進藝專。我則既沒當成老殘也沒當成陶淵明，却考上了心理學系。

### 三、關注社會、擁抱社會

在「高四」那一年，富忠和我住一起，一幢房子空蕩蕩的，其實根本唸不下書，我對父母們毫不責怪我的落榜，內心很不安，想出去玩也有罪惡感，就經常在自我鞭策與提不起勁的焦慮中，浪費了許多光陰。富忠那時跑去和平東路一個畫室跟一位現在已很成名的畫家學素描。每次他回來時，常帶回一些問題，那樣我們就又討論了老半天。也在那時，我們看到了黃春明的「看海的日子」，陳映真的「將軍族」。一方面，我們想急急去擁抱社會，一方面我們又抑制住種種的熱情，唉！聯考。

有一次，我從外面回來，看到屋裡有一個女孩，皮膚黝黑，裙子很短，叨着煙，富忠與他對坐着，眼睛透露着無限的痴情。我大為訝異，等那女孩走後，我毫不修飾地痛斥那女孩，怎麼有這樣的女孩？抽煙，裙子又短！

當富忠交待完她的身世之後，我又怪自己太淺薄了，看小說「看海的日子」都會掉淚的人，而實際的「白梅」在眼前時，却又希望他是言情小說中，大學校園裡那種溫馴的，白晰的，有氣質的。啊！我他媽的，我實在也是很作偽的。

富忠的父母是受日式教育的，有前一輩台灣人嚴正的做人原則，對子女的管教亦很嚴格，他們當然反對他交那樣的女朋友。記得有一次，和他談到情感的問題時，他只是輕輕的歎息：「全世界的人都反對我和她在一起，包括你在內，只有我自己贊成與她繼續下去！」那個晚上，我聽他那麼說，自己私下很慚愧。第一，我只憑外表就去斷定一個女孩。第二，我對自己的愛情從沒有像他這樣堅貞，從那次談過話之後，只要有機會和他女友見面，總是認真地和她交談，漸漸發現她是個慷慨而富有同情心的女孩，她不是那種白晰柔順滿腦子花霧的女孩，從困苦環境中長大，使她的夢比別的女孩更堅實，後來我和她也成為好朋友，受她影響也大，幾乎也可說是她幫我把眼界轉向人間世，人世的炎涼，人在痛苦無告中彼此的扶持慰藉，成為我更關注的事。

我和七十年代初期的台灣大學生大體上是一樣

的，唸書、考試、踢球、登山郊遊、跳舞。讀一些粗淺的哲學、文學，想一些初淺的宗教問題。有一段時間我頗熱衷於跳舞，每次開舞會找富忠都被他嘲笑一頓，他明知我「跳舞之意不在舞」，只在尋一個愛情，他老笑我為什麼還不醒？那種環境之下，怎麼會有誠懇的愛情？黑漆漆的，柔軟無力的音樂，一支支的香煙，人為的愁慘與傷感，一切是那種虛假的放逐！我們都知道有不對勁之處，但那時我們只能感覺到，却不知為什麼會那樣？

### 四、第一次領教安全人員的作風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日，我們心理系幾個同學在中原理工學院門口開了一家書店叫「大落袋」從書店名字的毫無意義或毫無載道之義，可看出那時我們仍是很調皮的。然而，那時所有的人都無私地為書店賣力，總希望書店能提供同學們理工以外的人文情趣。富忠家住中壢，那時他幾乎天天都到書店來，所有美工的招牌或擺設，幾乎都是他的手筆。

也在那時，我們第一次見到許信良先生，第一次認真想到台灣問題，中國的問題。想到我們在身處的環境中，未來的命運會怎麼樣？否則，我們也許仍在爭辯「刺激與反應」或「夢的解析」，或「功能派」，「完形派」之類的心理學術語！

許先生的姪子是「大落袋」書店的一員，他建議書店除了賣書之外，應有更積極的學術座談，及其他音樂、藝術等種種活動。大家都同意理應如此。而書店的另一成員是社團負責人。於是就用社團名義請了許信良先生來演講。他當時講題的內容是關於麥高文的選舉及學生運動的描述。老實說，那時我們幾個人對他都沒有給予很高的評價。然而，他講完時，有許多學生圍繞着他不肯散去。既然有那樣的結果，我們就把講詞的錄音帶，刻成文字，油印了一百份放在書店，送給買書的同學，沒想到第二天訓導處課外活動組，就把書店幾個人找去，其中有一位姓杜的先生，拿着紅筆刻意的把講詞中的字句，斷章取義的畫出來。例如，其中信良先生說過：「古來政治家、政客都是骯髒的，只有學生的參與才是純潔的，具有理想的。」像這樣的句子，那位姓杜的先生，偏偏只用紅筆劃上「古來政治家、政客都是骯髒的……」然後他說：「這不是污蔑元首嗎？難道說國父和蔣總統都是骯髒的嗎？」類似這樣的例子，他舉了好幾處！

事隔一天之後，我跑去找院長韓偉先生，我說若我們有錯，也只是油印講詞沒通知課外活動組的錯，像他們這樣亂扣帽子的做法，我們絕不答應！

那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辦的座談會。也是我們頭一次領教安全人員的作風。他們的素質就

是那樣，他們的用心就是那樣，那已經超越了雞蛋裡挑骨頭的程度，而有置人於死地的意味了。

## 五、寧願當一名阿兵哥

富忠開始認真畫了一段期間。他有一張畫是一個瘦削的人的背影，低著頭，影子投得很長。我說，那張畫很像天下間不快樂的人！畫得很好。但他要拿去參加畢業展時，他的老師不准。理由是太灰。他的幾個藝專同學，也認為那是好畫。奇怪的是，一個人用畫表達他自己不快樂的心情，都不能被允許，那是怎樣的一個藝術學校啊！

一九七四年秋天他去當兵。他連預官都沒去考。比起許多當時的同輩，他是爽快豪放多了。那時有許多同學，甚至教官也說，當兵當官都一樣，不要太在乎。有些人表面上也說當兵才能真正的體驗人生，私下却還是拼命唸預官考題大全。他在部隊裡很受連上同袍的歡迎，他是小型康樂的台柱，他的機智和文思非常敏捷，常常逗得全連上下大笑。有一次他寫信向我借一千元，他部隊裡的同事，妻子生產缺錢，他把自己所有的錢貼上，又向朋友借錢幫助別人，即使是他退伍後，有一次特別要我用摩托車載他去中和，看他連上一位老士官長，那位士官長被外調至某一個將軍家當勤務兵。富忠是個聰明、敏捷而且慷慨重情義的人。

在當兵期間，他連上的輔導長經常要他入國民黨，他對入黨沒有興趣，但是輔導長常來勸說入黨有諸種好處。富忠索性對他說：「我認為對我最大的好處，是放我一個月假！如果給假一個月，我就入黨！」富忠會對國民黨沒有多大敬意，主要也是國民黨的推銷員素質不佳。我們從小到高中，都是在最好的學校受的教育，教科書和教員們也一直在灌輸良好的國家觀念，然而實際和執政黨的工作人員接觸時，他們僅對你說「利」，而不會說「義」！

在部隊裡不入黨的無形壓力確實是存在的，後來我自己也經驗到了。不入黨甚至須要有些勇氣。然而，富忠就嘻嘻哈哈的免於入國民黨。

## 六、參予了黨外的工作

退伍後，他失業了九個月，但他並沒有白白浪費九個月，他的畫畫，他的攝影，他讀的書，都更多，也更加進步。

九個月後，他找到出版社的美術編輯工作，富忠工作時的全心全意，是令我們同學都感佩服的，他能在暗房裡一待就是十幾個鐘頭，到出來時眼睛都痛腫了。那時，許信良先生的著作「當仁不讓」

正要出版，富忠也參與編輯，他對信良先生的為人與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一九七七年十月初，在富忠自己經營的出版社裡，我們幾個大學同學在閒聊，信良先生的姪子也在場，他精彩地描述了桃園選戰前的情勢，並慫恿大家去助選，我們只是對信良先生的當選抱着期望的態度，但還未到熱衷着去助選的程度。但是，一星期後，富忠深夜來找我，我們一起去喝豆漿。那夜，有點寒冷，吃完豆漿回家的路上，他說他決定回去幫助許信良，然後問我的看法。

我說：「我們都還在修練階段，都還須要磨劍，劍沒有利之前砍出去，落空了，沒有人會同情，世界是現實的。鄉土文學、夏潮那些同情女工的大學生們，去工讀了一陣子，就有一大堆感言的，那是沒有說服力的。沒有說服力，即使情操再偉大也是空的！」

富忠說：「他們那些作品雖然是不成熟，但你不能否定他們的心意，你也不能說他們是假的。總是要做的，做得不夠好，可以改。你說磨劍，要磨到什麼時候才會利呢？從十八歲就說磨劍，難道磨到六十歲嗎？」

我說：「知不知道，卡爾雅斯培的一本書叫「悲劇之超越」。我們應當忍受不有所做為的苦悶，即使是轟轟烈烈的悲劇，除了別人一聲嘆息之外，又怎麼樣呢？」

富忠說：「我不是要轟轟烈烈的幹什麼，我只是要一點一滴開始做！」

我們在寒夜的暗巷中爭辯，聲音高亢到幾乎是吵架。他似心意已決，我只是說，好好幹，功成身退！

接着下去的一段日子，彼此都忙。我在出版社當送貨員，天天騎着車子奔波於台北各大書局。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日，連着星期天是兩天假日，我與幾位朋友去北部橫貫公路徒步旅行。途經中壢時，我們去看信良先生的競選總部，花花綠綠的，很有歡樂的氣息，然而隱藏着的悲壯氣氛，也是可以感覺到的。信良先生的妹妹對着麥克風說，他們現在須要小貨車，若有人願意贊助，請前來登記。已經是直接號召了，響應的人也不少，從那種氣勢就知道，無謂的阻礙或打擊，只會增加選民對黨工們的怨恨。

選舉那段期間的海報，據說大部份出自富忠手筆。但其中一幅是「既生瑜，何生良」。（選舉對手是歐憲瑜）。富忠對那一幅海報大表不滿。他認為那是沒有意義的個人崇拜。他希望透過選舉的海報，選民能有要求不被意識強姦的自由。例如當時聯合報所做許多不公的報導，他們就在看板上揭發聯合報的用心，並要求民衆展開「退報運動」。又

如，當時桃園縣的小學教師們，被要求教導小學生一些歌頌歐憲瑜的歌。富忠他們拿出證據貼在看板上，並且請問教育部長許多事。充分表現出富忠參與選舉活動是有一更大的心願，理直氣壯的要求教育不要被政治污染，理直氣壯的要求真正的民主。他尊敬信良先生的許多優點，却不盲目崇拜。對於他已在効勞的人，他已持此態度，所以他怎麼可能聽得進那些喜歡搞偶像崇拜的人的宣傳呢？

中壢事件發生時，我看到富忠曾站在黃玉嬌議員旁邊要求大家散去。尤其後來聽說有人被槍殺時，他很憂悶，富忠的父母似是憶起多年前的慘事，非常憂惶，要我與富忠離開中壢。富忠的厭惡暴力就像厭惡權勢一樣，而中壢事件出了人命使他非常痛苦。而當有人爭辯死者不是中央大學的學生，而只是苗栗的工人時，他就氣憤的說：「大學生死了才更足惜，而工人死了就無所謂嗎？都是父母的骨肉啊！」

## 七、決定出版「選舉萬歲」

信良先生當選後，我碰見富忠。該像魯仲連那樣功成身退了吧？然而，我的比喻又竟是不倫不類了。魯仲連是在諸侯之間排難解紛，與置身於群眾運動中的說服、遭批評、問辯，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而且十天的「民主假期」中所積累的民權思想，若就任意隨風而去，那也是不應該的。他選擇了紙和筆。和他的助選時的伙伴林正杰，他們開始合寫「選舉萬歲」。兩人窩在信良先生家裡一個三張榻榻米的小房間裡，埋頭苦幹。搜集許多資料，反覆討論、辯難，每天都寫到天亮才睡。

有一次，我去桃園收帳，順便去找他們，兩人才剛起床，滿地都是稿紙和選舉時的各種海報文書。書架上又有許多正杰的政治理論大部頭書。邀他們一起去吃牛肉麵，他們穿着拖鞋，蓬亂的頭髮，他們都因工作過度而形銷骨立。那還像是昨天的事，然而，我想到富忠今天的處境，我的淚水又流出來了。

一九七八年二月底，富忠跑來找我，他這時已經有顧炎武的風采了，成天背着一個大書包，裡面是照相器材、稿紙和書報，他爲了助選而剪短的頭髮又已長了。不注重儀表就同我們十八歲那時一樣，我們皆已過了做嬉皮的年齡，而風塵撲撲之下，對生命、對社會的責任感，已經逐漸在成形了。他帶來了「選舉萬歲」的初稿，我閱畢之後對他說，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好。有些地方不夠嚴謹，對於許多現象沒有深入調查，而且比我想像的溫和多了。他自己也同意對文字的控制尚感困難。然而，畢竟我們都是還在學習的人。他決定自己出版，請我那

出版社代爲發行，我的老闆同意替他發行。在那之前，長橋出版社，已出版兩本關於選舉實況的報導，看過那兩本之後，我覺得寫得不怎麼樣，居然可以一再再版。富忠這一下子，「選舉萬歲」一出，一定洛陽紙貴，百萬富翁當定了。

## 八、辛苦一場的代價——負債廿萬

三月初，富忠在選舉時初識的朋友陳菊，常到出版社來，每次她都帶來令人緊張的消息，一下子警總，一下子調查局，弄得我們都很緊張。也更關切「選舉萬歲」的順利出版。三月十八日，那天是星期六，公司的同仁下班後，都自動到裝訂廠去幫忙。本來康寧祥先生答應當「選舉萬歲」的發行人，後來臨時變卦，還是富忠自己當發行人，於是大家就剪剪貼貼，把原來印好的康寧祥貼掉，貼成張富忠。忙了一陣子，姚嘉文先生和他的丈夫、女兒都來了，他的女兒是個非常漂亮的小女孩，她去幫那些摺紙的女工們工作，陳菊也去幫，還一起唱台灣民謠，氣氛非常和樂。裝訂廠的高先生，那天晚上他妹妹結婚，本來要去吃喜酒的，但在大家一再拜托下，他只好加班趕上，當頭一本書出「爐」時，大家皆興奮得怪叫，像小孩子一樣。幾個工作的女工，也被所有人的歡樂氣氛感染了。當陳菊爭着要林正杰簽名，送她那第一本書時，突然闖進來七、八個人，自稱是文化局的人，其中有一人是政大的芮教務長（或訓導長？）他一直要林正杰與他去見校長，又說這本書絕不能出版。那七、八個人，又有人想動手拿書，姚嘉文出面阻止，他們拿走兩本，說是借閱。那些人走後，我們發現裝訂廠附近已被整個盯梢，有好幾個便衣漢子，在附近徘徊。過一陣子康寧祥先生穿着木屐，嗶哩哇啦的走進來，他很有禮貌的和裝訂廠的高先生打過招呼後，就和大家閒聊，談起種種警總禁書、搶書的不愉快經驗。我們就把已裝訂好的幾百本書送到康先生家，我騎着摩托車跟去康先生家搬書，沿途有人跟踪。

我忙到深夜一點才回家，在路上還不斷回頭看有沒有人跟踪。也一面暗笑自己。這一個晚上發生的事，就像是電影或奇情小說所描寫的，但竟是真的。姚嘉文先生的勇氣與冷靜給我深刻的印象，康寧祥先生會得到所謂的中下階層的支持，不是沒有道理的。從他穿的那雙「樟木屐」，就使人覺得他是個道地的艇艍人。

頭二天早上，同事打電話給我說，不必加班了。一切皆成泡影，警總等大隊人馬，昨夜已去裝訂廠洗劫一空，留下便條一張說：「攜走選舉萬歲一萬冊。」我到康先生家找到富忠和正杰，一起去吃早點，他們兩人皆一夜未眠，但富忠卻故作輕鬆的

說：「不能出也好，否則這本書未出版先轟動，到時讀者看了發現不過爾爾，壞了別人的期望！」其實大家心情皆不好。努力工作了那麼久的心血，就只幾句話，說什麼：「混淆視聽，違反反共國策！」就這樣，富忠從可能是百萬富翁，變成負債二十萬。他答應一定選清印刷廠的紙張和印刷費。若以後來出版的黨外雜誌的言論尺度來看，「選舉萬歲」實在是太溫和了，根本不值得那般小題大作。今天，如果大家怪張富忠言行偏激，事實上，有些單位，有些人，應該先檢討他們自己的行為有無過激之處，「選舉萬歲」充其量，也不過是兩個年輕人對於他們所參與的選舉的一場白描而已。膚淺之處、混淆之處，有關單位的輿論工具那麼多，可以寫書評，也可以批駁。有關單位的才智之士也多，要論戰還怕沒人嗎？那樣輕易就否定自己社會裡長大的青年的見解，那麼輕易就使人背負那麼重的債務，有關單位的承辦人，深夜捫心自問，你們能安心嗎？

## 九、投入政治，還能有自由嗎？

書被禁後的富忠，似已正式成為「黨外人士」了。本來有另一出版社請他去當編輯，但須諳日文，富忠待了一個月，覺得無功於人，就自動請辭了。後來他和林正杰、陳菊合編「富堡之聲」，看他們的校樣時，有一首詩寫給陳菊的，我勸富忠拿掉那首詩，我認為太激烈了。他笑着說：「沒關係的！」他似已認命自己是黑名單上的人，也似已清楚無論怎麼編寫，反正只要有張富忠的名字總會被禁的。富堡之聲出了一期後，果然就被禁了。

陳菊被抓那一個月，富忠心情很差，一方面也有人謠傳，有關方面處心積慮想抓七個人，富忠是其中之一。我想那一段時間大概是他生命中最痛苦的時刻，我看到他更削瘦了，臉色青青的，隱隱的有股煞氣。我勸他離開黨外人士一陣子，到鄉下歸隱一段時間唸唸書，甚至找他去北橫徒步旅行。大一那年的青年節，我們去過北橫，一路上談托爾斯泰，談杜思妥也夫斯基；我說他像是「卡拉馬助夫兄弟」裡的奧萊莎。那時，我們還爭辯，我說一個人要有絕對的自由，就應參與政治，然後謀取絕對的權力，那時方可能有自由。他嘲笑我說，投入了政治那還有自由？真正的自由在藝術裡！如今他連去北橫都不願了，他覺得那是安那琪的烏托邦，那裡的空氣那樣好，那裡的人情那樣醇厚，他都明瞭。但是他的好友陳菊在牢裡，他想到黑牢裡的她，想到那些各式各樣的傳說，他看過施明德、魏廷朝的兩排假牙，他能不為朋友擔心嗎？現在，我深切的體會到富忠當時的心情了。我身在美國，心卻孤

懸在島上。唉！我的朋友，富忠！

富忠有一位朋友送富忠一本他自己的著作，他在扉頁上題詞：「只要世界上還有不公，還有欺壓，我們不做其他事！」他往來的朋友，似都各個懷着大乘佛法的胸懷，皆有其悲願。富忠也越來越有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懷抱，個人生活的享受越加的不注意，就是寬鬆的褲子、布鞋和大書包。到後來，有時和他談話，私下總是暗愧，這是我多年的好友，親如手足；我常標榜大乘佛法的胸懷，卻從來沒有具體的做什麼事。而富忠只是自自然然的告訴你，理想的社會應該這樣那樣，我們還能改進的是這個是那個。從十八歲時，我們就標榜人道主義，富忠走的很快，進步的很多，他的行事為人越來越明快豪爽。

一九七九年，台灣的增額立委、國代選舉，空前的熱鬧。那時幾位黨外候選人都在爭取富忠去助選。富忠的父母早在他寫書時，就已飽受騷擾，尤其富忠的母親蒼老了許多。記得唸大學時，有一次颱風鬧得很大，那一夜我睡富忠家，半夜兩人還在聊天時，突然風雨交加，他家的後門被風吹壞了，我們趕緊起床，把後門用鐵柱子頂起來，她那時是那樣指揮若定。我還記得那一夜，我和富忠就守在樓下後門旁，電都停了，我們點着蠟燭，聽披頭的John，一遍又一遍地唱着Mother。而今天，他母親所受的困擾，是超乎她一輩子的安份守己所能承受的。當大家都希望他去幫忙時，做父母的只希望他趕緊出國唸書，退出是非圈子。

記得陳鼓應先生在台大對面的大華餐廳辦的選舉餐會上，一反例來黨外人士餐會的互相推介，有了一些學生的反對意見，當時有一中學生措辭很清楚的問難一些問題，陳先生也回答了。然而那一夜的情勢是越說越難散，一直到後來餐廳的老板來干涉才散。於是轉移陣地，又到陳鼓應先生的辦事處去談。當孟祥柯先生在談一些近代史時，我聽到富忠與那位中學生在門口辯論，彼此都很激昂，却都盡量在講理。那學生說：「你們今天能在此批評這個那個，怎麼能說沒有言論自由呢？」富忠說：「所謂言論自由，就是批評之後沒有恐懼、沒有陰影、沒有被抓之虞，那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富忠所爭的只是能夠公開表明自己見解的自由，他從不反對自己的見解可以被檢討、被批評；他所要的就是能夠大大方方爭辯彼此的看法的那種社會。如果那位中學生，今天仍能夠回想當天的情形，那些批評時政的黨外人士，今天泰半在牢裡，他們在批評的同時，潛意識裡都已有了坐牢的準備，那到底是有沒有言論自由呢？如果有一位傳統小說中的道士，看到富忠那樣熱情十足地和一個不到十八歲的小孩子爭辯道理，一定會笑他傻的。



## 十、異地喜重逢，匆匆又分離

富忠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國，在日本待了兩三天，他聽到中共和美國建交，台灣的選舉停止，在日本那幾天他感覺到一切事情都不對勁，他去電影院，去書店，然而心裡關切的是台灣的朋友。他到美國後給我兩封信，一片異鄉人的淒苦，但是島內的謠言紛紛，再加上余登發的案子，那種山雨欲來的氣氛是可以聞到的，於是我寫信勸他留在美國唸點書，總有鳳集河清之時。但逐漸聽說，他在美國各大學演講，攻擊政府，台灣的報紙更是含沙射影的說他是台獨的同路人。尤其是聯合報一批自認為公正客觀的理性才俊們，當他們利用片面的資料，以說理的方式，娓娓的婉勸張富忠、陳婉真，一片苦口婆心，然而實際上却把台獨的帽子套牢了富忠。富忠只是富忠，他多情，他為學不精，他有許多優缺點都是事實，但是用置人於死地的帽子套牢他，搖筆桿的諸公啊！捫心自問啊！良心何在？！都是父母生的孩子，都是中華的好兒女。

我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到美國，富忠於九月底開了十幾小時的車子來看我。雖才九個月沒見面，但恍若隔世，令我驚異的是他的頭髮反而短而整齊了。

我和他到學校附近的湖邊去，那湖像極了「中原」（理工學院）旁邊的湖，坐在湖畔遙想台灣。我一直對他說一定要回去，拿父母如此多錢出來留學，很有罪惡感，尤其深覺對不起每天出賣勞力賺辛苦錢的父親。富忠反而安慰我：「你這樣，我怎麼辦？我更對不起我的雙親！」我們相約一定要回去。現在回想起來，我太自私了，我的鄉愁變成對鄉土的責任感，我和他都只是考慮我們對鄉親應有償債態度，我們欠鄉親太多，思有以回報。我們都沒有太認真思考有關當局對富忠的評價！我的一定要回去的態度，也給予富忠一種價值的肯定，他後來輕率的回國，包括他姊妹和我事先都不知道。

幾天後，才收到一封他從日本寄來的信，他那樣樂觀豪爽！一年的遊學令他長進很多，他說頭腦不清不如刻板的好！他就要回國了，盼我早日學成歸國。

## 十一、如果所有的人都沉默，

### 歷史應不會沉默

十二月中，凌晨被台灣來的電話吵醒，說富忠被捕，他回國不到一個月。我不能相信，打電話去

問她大姊，才知道消息是真的。利用假期去紐約找她姊妹，消息越聽越壞，而總是對富忠不利的。

時報週刊，以輕諷的筆調說，（時報週刊——三期）富忠的態度傲慢，後來在偵訊單位的擊中要害之後，俯首承認。承認什麼呢？說自己去過大陸，說自己是賦有任務的台共？這是官方消息？還是記者信口雌黃？！瞭解富忠的人都知道，他從沒去過大陸，他自己早就一心想回台灣，他再笨也不會替自己惹這種麻煩。儘管富忠有許多要求社會正義的思想，也許那種思想不為當道所喜，但充其量那只是思想，那只是夢想。不能以他沒有做過的行為，要他承担重刑。即使富忠自己承認（我不知他是在什麼情況下承認的），我也不能同意，他大姊也不能同意，他在美國的好朋友都不能同意。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沒去過大陸，事實是如此。

富忠有一次跑到紐約的黑人區，有兩個黑人無緣無故的追打他，富忠背部受了一點輕傷。但是他給我們的信上却不是怪那兩個黑人，只是悲哀他們的教養、經濟環境，使得他們偏見那麼深，人和人之間原可以分享的善意與溫情，就粗暴的被截斷了。

要叫富忠拿棍棒與火把和人無緣無故的打殺起來，那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從高中時代開始，就了解他的！那時，班上也有混太保的，弄刀弄棍的；富忠對暴力的厭惡是一貫的，從混太保的年齡他就厭惡打架！

一九六七年九月到現在一九八〇年二月，我認識富忠已十二年半，我和他變成至交也已十二年，我是以十二年多的時間來觀察他，來陪伴他，互相鼓勵，互相扶持，一起成長。我以個人和他交往的過去，呈現在大家面前，我們都是有弱點的人，我們都仍有許多可遭批評的奇想，但是請還給富忠本來面目，不要妄加「台獨」或「台共」的帽子給他，他也是血肉之軀，他負荷不起那樣的罪名。

「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烏鴉的頭會白的吧！馬也會長角的吧！

他是我的兄弟，他是個無時無刻不希望台灣變壞的青年。如果所有的人皆沉默，歷史應不會沉默。

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于

Carrollton, Georgia

本案起訴書所列舉的五人小組與五項原則，極像外交決策五人小組及外交五大原則。

事實上這五項原則：間接、彈性

人朗讀或令其閱讀，詢以記載有無錯誤。

十幾名辯護律師在二月二十八日首開調查庭之日，即有相當不滿的經驗，並於當晚開會決定，除非軍事法庭遵守法律規定，否則拒絕出庭以示抗議，並自次日開始，即全體拒絕出庭。

他們向軍事法庭提出下列幾點聲請：①依軍事審判法第五十三條，調查庭應公開行之，允許記者及各界人士入庭聆聽。

②本案卷證浩繁，應由辯護人閱卷及抄錄完畢及接見被告後，才開調查庭。辯護人始能依軍事審判法第八十六條規定，就事實及法律，盡量為被告作有利之主張。

③為發現真實，調查證據時，應准許被告在場。依軍事審判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證人由審判長訊問後，當事人及辯護人得聲請審判長或直接詰問之。且依軍事審判法第一百八十六條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審判長每調查一證據畢，應詢問被告有無意見。

④被告及證人之訊問筆錄內容，無論有利與否之陳述，均應記載，不得遺漏。依軍事審判法第一百一十五條及第一百二十八條準用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訊問被告、證人應當場制作筆錄，記載對於受訊問人之訊問及其陳述；又訊問筆錄應向訊問

人朗讀或令其閱讀，詢以記載有無錯誤。

、集中、團結與實力等原則，亦與青年創業講習、推銷術講習，以及青商會力行領導班所講的原則大同小異。更巧的是，姚嘉文曾任北青商

會副會長，亦是青商會力行領導班主任，平常就喜歡講這類原則，現在却變成奪權策略，使青商會員頗覺困惑。

起訴書提及，姚嘉文早年受到叛

國分子彭明敏煽惑，此點亦甚受討論。因為彭明敏當年是臺大名教授，法學院學生何止數千，受其教誨者，尤其備受他照顧，現在活躍於政壇者不知凡幾。

法律上的「蠱惑」和「叛國意識」不知作何解釋。何謂以「合法掩護非法」，何謂「奪權」，何謂「偏激言論」，這些名辭，經常出現在叛亂案件之中。但究其底，實屬政治辭語而非法律用語，其定義欠明，有如橡皮筋一樣伸縮性很大，如果這些辭語和觀念，未加澄清，我們的法治，永無走上軌道機會。

這件充滿政治辭語，牽涉到許多

政治性人物的叛亂案，如果祇讓被告作法律辯護，顯然是不公平的。因為它牽涉到被告對起訴書內所指控的政治名辭的認定標準和價值觀念，如果不讓被告有表達他們對這些名辭的觀點，則起訴書亦不應拿這些政治辭語來推斷他們的罪行，而應只集中於他們的司法層面，亦即應嚴格限定在就法論法的範疇之內為宜。

學術界、司法界乃至於新聞界人士，看到這次起訴書的措辭，頗有感慨。因為它牽涉到某些政治價值觀念的重大歧異。允許這種重大歧異的存在，議論時政的人，豈不個個提心吊膽，因為要墮入這種法網，實在太容易了，而這樣無所不包的法網，顯然與我政府所揭舉的政策背道而馳。

### 空白的日子

余老的獄中生活尚稱平靜，但入了獄却也使余老一時「耳目失聰」。

原來余老是一位「勤讀不倦」的人，舉凡到手的報章雜誌都細心閱讀、批判。因此，無論國內外大事他都有相當的瞭解。入了獄，前後三百八十天，他竟然沒有報章雜誌可讀，對他來講，影響真大。他曾詫異的問人說：「朴正熙是不是死了，前幾天我看到報紙上說，南韓要舉總統選舉，上面怎麼沒有朴正熙的名字。」

所以從去年一月二十一日余老被捕開始，外面的政治風雨他全然隔絕了。他不知道許信良等人曾為他在橋頭家鄉示威遊行，也不知道許信良因而遭到休職二年的處分，更不知道發生了高雄的不幸事件。

## 台北話題 台北話題

「空白！」他說，「三百八十個日子的空白！」對他這樣一個關心政治的人，的確是一件很難過的事。

現在為了彌補三百八十個陌生的日子，他多囑枸杞茶來改善不良的視力，藉着大大的老花眼鏡，勸讀家人為他準備的報紙剪貼簿，和別人為他保存的一些有關政治活動的照片，重新培養他關懷社會所需要的認識和智慧。

## 台北話題